

浙江文叢

景岳全書

〔第一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景岳全書

〔第一冊〕

〔明〕張介賓 著

王大淳
馬嘉陵
王曉竹
陳順利
王紫妮
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景岳全書 / (明)張景岳著;王大淳點校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3. 4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043-4

I. ①景… II. ①張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國醫藥學—
中國—明代 IV. ①R2-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88899 號

景岳全書

(全六冊)

(明)張景岳 著 王大淳 等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況正兵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印制 賈 敏

責任校對 胡亦瀟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157.75

字 數 1600 千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043-4

定 價 780.00 圓(精裝)

ISBN 978-7-5540-0043-4

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9 787554 000434 >

整理前言

《景岳全書》，明代著名醫學家張介賓著。全書六十四卷，按『人道須從性理，明心必貫天人，謨烈聖賢大德，圖書宇宙長春』二十四字，分爲二十四集，有《傳忠錄》三卷、《脈神章》三卷、《傷寒典》二卷、《雜證謨目》一卷、《雜證謨》二十八卷、《婦人規》二卷、《小兒則》二卷、《痘疹詮》四卷、《外科鈐》二卷、《本草正》二卷、《新方八陣略》一卷、《新方八陣》一卷、《古方八陣》十三卷，計《古方八陣目》，補、和、攻、散、寒、熱、固、因八陣，以及婦人方、小兒方、痘疹方、外科方各一卷。內容涉及中醫基礎理論、臨床各科、本草方藥各個方面，是一部理法方藥俱全，學術觀點鮮明，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中醫全書。

一、作者生平及《景岳全書》的刊刻

張介賓，字會卿，號景岳，別號通一子，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（一五六三），卒於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，享年七十八歲。『先世居四川綿竹，明初以軍功世授紹興衛指揮使，卜室郡城會稽之東』（《全書紀略》）。景岳生而聰穎，好讀書，『自六經以及諸子無不考鏡』（《類經·葉秉敬序》）。然而無意仕進，故於兵法戰陣及醫學方藥尤爲喜好。時

景岳家道已經敗落，其父壽峰翁外出爲定西侯門客，景岳在年十三歲時，隨父到了京師。侯門之中，奇人異士群集，景岳遊歷其中，遂得遍交其長者。其中金夢石精醫術，景岳從之學，盡得其傳。

明代的北方邊界，長期受到瓦剌與韃靼等少數民族的侵擾，後來又加上後金努爾哈赤的興起，戰事不斷。景岳既少負經世才，思有所用於世，慨然有『封狼胥、勒燕然』之想，壯年之後，二十餘年間，往來於京師與北方邊境之間。一方面繼續從事醫學活動，爲人理疾治病，因其高超的醫術，所以『單方重劑，無不應手霍然，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，沿邊大帥，皆遣金幣致之』（黃宗義《張景岳傳》）；一方面，『從戎幕府，出榆關，履碣石，經鳳城、渡鴨綠』（《全書紀略》），足迹幾遍。這時的明王朝已極爲腐敗，邊境將帥大多無能，屢戰屢敗。而景岳性耿直，從不俯首求合，由是落落難偶，抱負難以施展。約在明萬曆四十五年（一六一七）前後，『在遼陽道中，聞御馬者歌聲聒耳，介賓曰：此惡聲也，不出五年，遼其亡矣。已而言驗』（黃宗義《張景岳傳》）明天啓元年（一六二一），明遼東經略袁應泰爲後金所敗，文武兵民死傷者甚多。後金兵湧入遼陽，不及一旬，遼沈皆陷，遼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古城、草河、新甸、寬甸、鎮江、鳳凰、海州、蓋州、金州等大小七十餘城亦陷，遼河以東盡爲金所有。這時景岳已五十七八歲，事業既無所成，雙親年紀愈見衰老，家境也越發貧困，於是浩然歸里，回到故鄉會稽。

景岳回家之後，『盡棄其所學，肆力於軒岐，探隱研神，醫日進，名日彰』（《全書紀略》）。

苦心研究《內經》，於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，彙成《類經》三十二卷、《類經附翼》十一卷、《類經圖翼》四卷問世。這是繼隋楊上善《太素》之後，分門纂注《內經》的一部重要著作。晚年奮其餘力，再著《景岳全書》六十四卷，對自己的學術經驗和臨床心得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。從《景岳全書·雜證謨·諸氣》中『總論氣理』一節後所標注的時間，『時崇禎丙子（一六三六），後學張景岳識』來看，直到景岳逝世之前，一直在從事該書的撰寫。到明崇禎十四年庚辰（一六四〇），書寫完了，景岳也就辭世了。

《景岳全書》撰成之後，因景岳家貧，且部帙較大，限於資，未及刊刻。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（一七〇〇），距景岳逝世六十年後，景岳的外孫林日蔚將書稿帶到廣東，見賞於當時任廣東布政使的同鄉人魯超謙庵，『是書膾炙海內已久，余以不得一見爲悵。適林汝暉侄倩攜之來粵，如獲拱璧』，『特付剞劂，以公諸世』（《景岳全書·魯超序》）於是捐資付刻。《景岳全書》經三代人的不懈努力，在魯超主持下，終於得以問世，難怪林日蔚要發出『不肖得慰藉先人，以慰先外祖於九泉，先外祖可不朽矣』的感慨。（《全書紀略》）

魯超本刻成之後不久，魯超就去世了，所以印行不多，求者不易，『得其書者，視爲肘後之珍，世罕見之』（《景岳全書·賈棠序》）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，兩廣轉運使賈棠青南『惜其流傳不廣，出俸翻刻，公諸宇內』，這就是所謂『賈本』。然而在賈棠刻成之後，很快即挾以北歸，仍然流行不廣。康熙五十二年（一七一三），查禮南再次『倡其同志諸君，醵金以授梓

人，鈐版摹發』，這就是所謂『查本』。此後，《景岳全書》得以流傳至今，迄後歷代翻刻極多，據粗略統計，所存版本當在四十種以上。

二、《景岳全書》的學術思想

景岳作為一位傑出的醫學家，對中醫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，現擇其大者要者敘述於下：

（一）治學首在明理

在《類經圖翼》中，景岳將《太極圖論》作為第一篇，而在《景岳全書》中，《傳忠錄》的第一篇也是《明理》，這是有深刻含義的。明代的中晚期，在哲學思想上，程朱理學已經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，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，景岳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不可能不受其影響，並用來完成對醫學理論體系的改造和補充。在理學家那裏，理是作為宇宙的本體，存在於一切事物之先。世間的一切事物，都是在有了理之後才產生的。而理就是太極，『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。……陽變陰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生焉。……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。萬物生生，而變化無窮焉。』（周敦頤《太極圖說》）因此，用格物致知的方法來明理，就是對每一個儒者的基本要求。張景岳說：『萬事不能外乎理，而醫之于理為尤切。散之則理為萬象，會之則理歸一心。夫醫者，一心也；病者，萬象也。舉萬病之多，則醫道誠難，然而萬病』

之病，不過各得一病耳。……故醫之臨證，必期以我之一心，洞病者之一本，以我之一，對彼之一，既得一真，萬疑俱釋，豈不甚易？一也者，理而已矣。』世上的疾病變化是多種多樣的，而產生疾病變化的機理是一致的，所以醫生只要明白了醫理，並用來對待每個不同病人的具體病情，問題就不難解決了。因此，一個醫生，首先要明理。

作為醫學的理又是什麼呢？景岳作了進一步的解釋。《類經圖翼·太極圖論》說：『渾然太極之理，無乎不在。所以萬物之氣皆天發，合之以成一天地，天地之氣即萬物，散之而為萬天地。故不知一，不足以知萬，不知萬，不足以知醫。理氣陰陽之學，實醫道開宗第一義，學者宜究心焉。』《景岳全書·陰陽篇》說：『醫道雖繁，可以一言以蔽之者，曰陰陽而已。』理氣陰陽，這是理學家的宇宙生成觀，也是理學所闡述的中心論題，在這裏，景岳明確地把『理氣陰陽』作為『醫道開宗第一義』，引入了醫學的範疇，這不僅是對一個醫學家的思想修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更重要的是景岳完成了一次在認識論上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。雖然說中醫學本身就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，由《黃帝內經》所建立起的醫學體系本身就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密不可分，而歷代醫家也有意無意地運用傳統文化的成果來發展和改造中醫學，但從理論的高度，自覺地進行思考和實踐，卻沒有一個人能及得上景岳的。正是由於景岳站在了一個新的思想高度，他所進行的中醫理論體系的改造和補充，才在中醫學發展中佔據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。

(二) 命門學說的確立

確立命門學說，這是景岳運用理學思想充實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成果，也是景岳醫學思想的核心所在。

命門學說發端於《難經·三十六難》，所謂：『其左者爲腎，右者爲命門，命門者，諸精神之所舍，原氣之所繫也。故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繫胞。』其後，如虞搏、李時珍、龔廷賢等人都有所闡述，到明代孫一奎的《醫旨緒餘》，命門的含義已逐漸明晰。《醫旨緒餘·命門圖說》說：『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男女未判，而先生此二腎，如豆子果實，出土時中間分開，而中間所生之根蒂，內含一點真氣，以爲生生不息之機，命曰動氣，又曰原氣，稟於有生之初，從無而有。此原氣者，即太極之本體也。名動氣者，蓋動則生，亦陽之動也，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。兩腎，靜物也，靜而化，亦陰之靜也，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。動靜無間，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，其斯命門之謂歟。』但將這一思想貫穿於整個醫學體系，並用以指導臨床的辨證治療，則是景岳來完成的。

景岳命門學說突出在兩個方面。

其一，陰陽有先天後天之分

景岳說：『體象之道，自無而有者也。無者先天之氣，有者後天之形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陰陽體象》）『天依形，地附氣，氣以造形，形以寓氣。是以開物者爲先天，成物者爲後天。無極而太

極者爲先天，太極而陰陽者爲後天。數之生者先天，數之成者後天。無聲無臭者先天，有體有象者後天。先天者太一之氣，後天者兩儀之陰陽，陰陽分而天地立，是爲體象之祖，而物之最大者也。』(同上)人在受生之初，父精母血，妙合而凝，是爲先天陰陽；出生之後，受水穀精微的滋養，成長發育，是爲後天陰陽。

先天陰陽和後天陰陽對於人體的作用是不同的，景岳說：『凡人之陰陽，但知以氣血、臟腑、寒熱爲言，此特後天有形之陰陽耳。至若先天無形之陰陽，則陽曰元陽，陰曰元陰。元陽者，即無形之火，以生以化，神機是也，性命繫之，故亦曰元氣。元陰者，即無形之水，以長以立，天癸是也，強弱繫之，故亦曰元陰。元精元氣者，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。生氣通天，惟賴乎此。經曰：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，即此之謂。』(《景岳全書·陰陽篇》)先天之陰陽，爲元氣元陰，這是人生長發育的根本，決定人生命的存續和體質的強弱。因此，對醫而言，一切治療手段，首先要考慮的是對先天陰陽的顧護，決不能對元氣和元陰造成傷害。而從另一方面講，所謂祛除邪氣，目的也是在於消除邪氣對元陰元陽的損害。如果在消除邪氣的同時，使之受到損害，治療就適得其反了。

景岳的這一思想，是對從《內經》以來的陰陽學說的重大補充。由《黃帝內經》所構建的陰陽學說，更多的是在運用陰陽二氣相互依存、互爲消長的關係，來闡述人體的健康和疾病，並用以指導臨床治療。而景岳在此基礎上，進一步將人身陰陽分化爲先天和後天的不同，闡

明了二者之間的關係，解決了人的生和死，成和長的問題，為陰陽學說賦與了新的內容，這是景岳對中醫學理論的一個巨大的貢獻。

其二，命門為生命之根

景岳說：『腎兩者，坎外之偶也；命門一者，坎中之奇也。一以統兩，兩以包一，是命門總主乎兩腎，而兩腎皆屬於命門，故命門者，水火之府，陰陽之宅，為精室之宅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真陰論》）又說：『命門居兩腎之間，即人身之太極，以生兩儀，而水火具焉，消長繫焉，故為受生之初，為性命之本。』（同上）在這裏，景岳將理學的宇宙生成觀，植入醫學理論中，認為命門即人身的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陰陽蕩摩，而生成萬物；在人身，命門則作為人之所以獲得生命的基礎，所謂『人之初生，生由臍帶，臍接丹田，是為氣海，即命門也。所謂命門者，先天之生我者，由此而受；後天之成我者，由此而栽也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大寶論》）所以說：『命門者，為水火之府，為陰陽之宅，為精血之海，為死生之寶。』（《類經·包絡三焦命門辨》）

在人的生命過程中，命門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。景岳說：『命門者，諸精神之所繫，原氣之所舍，男子以藏精，女子以繫胞。』（《景岳全書·命門餘義》）『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，五臟之元氣非此不能發。而脾胃以中州之土，非火不能生，然必春氣始於下，則三陽從地起，而後萬物得以化生，豈非命門之元氣在下，正為脾胃之母乎？吾故曰：脾胃為灌注之源，得後天之氣也；命門為化生之源，得先天之氣也，此其中故有本末之先後。』（同上）這是說人在出生

之後，生長發育，雖然依賴於脾胃功能的正常發揮，而脾胃功能之所以能正常發揮，卻依賴於命門之元氣在下，而為『脾胃之母』的緣故。

進一步說，人身五臟六腑，十二經脈的正常，都與命門密切相關。景岳說：『命門之火，謂之元氣；命門之水，謂之元精。』此命門之水火，即十二臟之化源。故心賴之，則君主以明；肺賴之，則治節以行；脾胃賴之，濟倉廩之富；肝膽賴之，資謀慮之本；膀胱賴之，則三焦氣化；大小腸賴之，則傳導自分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真陰論》）總而言之，人的一身，所有藏精、繫胞、主生育、為十二經之根本，乃至於五臟六腑的原動力，都是命門的作用。正是因為如此，『若命門虧損，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，而陰陽病變無所不至也。其為故也，正以天地發生之道，始終在下；萬物盛衰之理，盈虛在根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三焦包絡命門辨》）在下之根本斷絕，人的生命也就結束了。

（三）陰陽並重 陽氣為先

重視陽氣，這是景岳醫學思想的重要內容。景岳說：『為人不可不知醫，以命為重也，而命之所繫，惟陰與陽，不識陰陽，焉知醫理？』（《類經附翼·大寶論》）『陰陽二氣，最不宜偏，不偏則氣和而生物，偏則氣乖而殺人。』（同上）但二者之中，陽氣處於主導的地們。從天地而言，『天之陽氣，惟日為本，天無此日，則晝夜不分，四時失序，萬物不彰矣。』（《類經·疾病類》）從萬物而言，『凡陽氣不充，則生意不廣，而況于無陽乎？……凡萬物之生由乎陽，萬物

之死亦由乎陽，非陽能死物也，陽來則生，陽去則死矣。』（《類經附翼·大寶論》）從人體而言，『凡自生而長，自長而壯，無非陽氣爲之主』。（《景岳全書·辨丹溪》）陽氣旺盛則溫養五臟，精力充沛，君火昭明，水穀腐熟，開合有度，營衛調和，固護肌表，抗禦外邪。如果陽氣虛衰，『火虧於下，則陽衰於上，或爲神氣之昏沈，或爲動履之困倦，其有頭目眩運而七竅偏廢者，有咽喉哽咽而嘔惡氣短者，皆上焦之陽虛也。有飲食不化而吞酸反胃者，有痞滿隔塞而水泛爲痰者，皆中焦之陽虛也。有清濁不分而腸鳴滑瀉者，有陽痿精寒而臍腹多痛者，皆下焦之陽氣也。又或畏寒灑淅者，以火臟之陽虛，不能禦寒也。或肌肉臃脹者，以土臟之陽虛，不能制水也。或拘攣痛痹者，以木臟之陽虛，不能營筋也。或寒嗽虛喘，身涼自汗者，以金臟之陽虛，不能保肺也。或精遺血泄，二便失禁，腰脊如折，骨痛之極者，以水臟之陽虛，精髓內竭也』。（《類經附翼·真陰論》）因此，『人之所重者，惟此而生，而何以能生，惟此陽氣，無陽則無生矣。然則欲有生者，可不以此陽氣爲寶，即日慮其虧，亦非過矣』。（《景岳全書·陽不足再辨》）所謂陽強則壽，陽衰則夭，正是指此而言。

當然，景岳重視陽氣，但並不否認陰精的重要地位。景岳說：『天地陰陽之道，本貴和平，則氣令調而萬物生，此造化生成之理也。』（《景岳全書·陰陽篇》）又說：『道產陰陽，原同一氣，火爲水之主，水即火之源，水火原不相離也。何以見之？如水爲陰，火爲陽，象分冰炭，何謂同源？蓋火性本熱，使火中無水，其熱必極，熱極則亡陰，而萬物焦枯矣；水性本寒，使水

中無火，其寒必極，寒極則亡陽，而萬物寂滅矣。此水火之氣，果可呼吸相離乎？』（同上）這是以陰陽互根，貴于平和來討論陰陽的重要性，正是《內經》所謂『陽平陰秘，精神乃治』的意思。但景岳對陰陽的認識並不僅此。

景岳說：『凡人之陰陽，但知以氣血、臟腑、寒熱而言，此特後天之陰陽耳。』（《景岳全書·陰陽篇》）後天的陰陽固然重要，而更重要的是先天的元陰、元陽。景岳說：『命門』為天一所居，即真陰之府，藏精於此，精即陰中之水也；氣化于此，氣即陰中之火也』（《類經附翼·真陰論》）而『水中之火，乃先天真一之氣藏於坎中，此氣自下而生，與後天之氣相結而化，此實生生之本也』（《景岳全書·命門餘義》）從病理而言，『真陰所居，惟腎為主。蓋腎為精血之海，而人之生氣，即同天地之陽氣，無非自下而生，所以腎為五臟之本。故腎水虧，則肝失所滋而血燥生；腎水虧，則水不歸原而脾痰起；腎水虧，則盜傷肺氣而喘嗽頻；腎水虧，則孤陽無主而虛火熾』（《景岳全書·虛損》）因此，『無論陰陽，凡病至極，皆所必至，總由真陰之敗耳』（同上）所以，景岳特別指出：『陰盛於下者，原非陰盛，以命門之火衰也；陽盛於標者，原非陽盛，以命門之水虧也。水虧其源，則陰虛之病疊出；火衰其本，則陽虛之證疊出。』因此，在治療上，『善補陽者，必於陰中求陽，則陽得陰助，而生化無窮；善補陰者，必於陽中求陰，則陰得陽升，而泉源不絕』（《景岳全書·補略》）『陽失陰而離者，不補陰何以收散亡之陽？水失火而敗者，不補火何以復垂寂之陰？』（同上）由此可見，景岳既重視元陽，又注重

真陰，在生理上，人體以陽爲主導，陰爲根基，兩者存在著互根、互生、互用的內在聯係。在病理上，陽非有餘，陰亦不足，陰陽偏頗，病證百出。在治療上，就必然採用溫補，培本固元，顧護陰精的方法，體現出鮮明的學術特點。

（四）治重正氣 藥貴精一

中醫學對疾病的治療，不外祛邪和扶正兩法，而景岳尤其重視對正氣的顧護。景岳說：『凡診病者，必當先察元氣爲主，而後求疾病。』《景岳全書·虛實篇》景岳的這一學術思想，貫穿於各科臨床治療中。《景岳全書·婦人規》說：『蓋其病之肇端，則或由鬱怒，或以積勞，或以六淫、飲食，多起於心肺肝脾四臟，及其甚也，則四臟相移，必歸脾腎。蓋陽分日虧，則飲食日減，而脾氣胃氣竭矣；陰分日虧，則精血日涸，而衝任腎氣竭矣。故予曰：陽邪之至，害必歸陰；五臟之傷，窮必及腎。此實源流之必然，即治療之要著也。故凡治經脈之病，其或未甚，而先其所因；若其已劇，則必計所歸，而專顧根本。』《景岳全書·小兒則》說：『必其果有實邪，果有火證，則不得不爲治標，然治標之法，宜精簡輕銳，適當即可，及病則已，毫無犯其正氣，斯爲高手。但見虛象，便不可妄投攻擊，任意消耗。若見之不真，不可謂姑去其邪，諒亦無害。不知小兒以柔嫩之體，氣血未堅，臟腑甚脆，略受傷殘，萎謝極易，一劑之謬，尚不能堪，而況其甚乎！矧以方生之氣，不思培植而但知剝削，近則爲目下之害，遠則遺終身之羸，良可歎也。』《景岳全書·外科鈐》說：『凡見其脈無洪數，外無煩熱，內無壅滯而毒有可慮者，此雖非

大虛之候，然察其但無實邪，便當托裏養營，預顧元氣。何也？蓋恐困苦日久，或膿潰之後，不待損而自虛也。及其危敗，臨期何能及哉。』正因為景岳處處以顧護元氣為主，所以在治病用藥上，強調『實而誤補，不過增病，增病者可解；虛而誤攻，必先脫元，元脫者無治矣。』（《景岳全書·攻略》）

景岳在遣方用藥上，力求精一不雜，他說：『凡看病施治，貴乎精一。蓋天下之病，變態雖多，其本則一；天下之方，活法雖多，對證則一。所以在治病時，『施治之要，必須精一不雜，斯爲至善。與其制補以消，孰若少用純補，以漸而進之爲愈也；與其制攻以補，孰若微用純攻，自一而再之爲愈也。』（《景岳全書·論治篇》）爲此，他對時醫的弊病作了尖銳的批評：『今之醫者，凡遇一證，便若觀海望洋，茫無定見，則勢有不得不爲雜亂而用廣絡原野之術。蓋其意謂虛而補之，則恐補之爲害，而復制之以消；意謂實而消之，又恐消之爲害，而復制之以補。其有最可歎者，則每以不寒不熱，兼補兼瀉之劑，確然投之，極稱穩當，此何以補其偏而救其弊乎？又有以治風治火治痰治食之劑兼而用之，甚稱周備，此何以從其本而從其標乎？若此者，所謂以藥治藥尚未逞，又安望其及於病耶？即使偶愈，亦不知其補之力，攻之功也；使其不愈，亦不知其補之爲害，消之爲害也。是以白頭圭匕，而庸庸沒齒者，其咎在於無定見，而用治之不精也。使其病淺，猶無大害，若安危在舉動之間，即用藥雖善，若無膽量勇敢而藥不及病，亦猶杯水車薪，尚恐弗濟，矧可以執兩端而藥有妄投者，其害又將何如？耽誤民生，

皆此輩也，任醫者不可不深察焉。』

景岳處方用藥，大多藥味少，藥性純，分量重，反對用藥龐雜。即便是他最爲常用，且推崇爲壯水益火的代表方六味丸、八味丸，猶嫌其俱用茯苓、澤瀉，滲利太過，未免減去補力，只宜用於陰氣雖弱，未至大傷，或臟氣微滯而兼痰濕水邪的病例。如精氣大損，即用純補，猶慮不足，再加滲利，就大爲不可了，他所新製的左歸飲（丸）、右歸飲（丸），正是針對這一情況而配製的。再看他在《新方八陣·補陣》中的第一方大補元煎，其立方之意，就是在六味丸的基礎上，以人參、甘草易茯苓，當歸、枸杞易丹皮，杜仲易澤瀉，盡去滲利，專用純補的一個最好的例子。

當然，景岳力求精專，所反對的是那些辨證不清，茫無定見，以寒制熱，以熱制寒，以消制補，以補制消，以及見頭治頭，見足醫足，毫無原則的亂投雜合，而對配合得宜，符合病情的攻補兼施，寒熱並用，則仍然是提倡的。他說：『《傷寒論》小柴胡湯以人參、柴胡並用，陶氏黃龍湯以大黃、人參並用，此正精專妙處，非若今醫之混用也。能悟此理，方是真見中活潑功夫。』

二、景岳學術思想的影響

景岳的一生，在中醫學術領域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，在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，勇於開拓，發揚創新，總結提出了許多創見性的見解，爲中醫學術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，不愧爲一